

第八回 許雪姐僥倖全弱質 曹偉如得意逞豪華

卻說這龔監生對曹偉如道：“那女子醒來時，吵鬧卻還是小事，萬一你令正曉得了，說這件事都是我挑唆你做的，吵到我這裏來，倒是一樁大費氣的事。方纔蜜罐兒所說的話甚是有理。不若趁他未醒，將他移往東莊上去安頓了。那去處且是僻靜，叫那老管家婆媳婦，如此如此、鮮衣美食哄騙他，一個小女子有甚麼見識？待他到歡喜的時節，慢慢把真話與他說了，祇要你溫存婉款，晚間用些柔軟功夫，一上了手便停妥了。況你後日起程時，跟隨人等有幾號大船，將他安放在家人媳婦船上。到起岸時，也帶在家人媳婦車上。在路上觀便時慢慢與令正婉曲說明，他見事已成就，在途路中也便不好發作。你不過在兩下裏受些委曲，也說不得了。若如今就帶了他回家去，令正決有一場大吵鬧，這女子也不即樂從，徒然費氣。況上任吉期，吵吵鬧鬧，未免不雅。你道如何？”曹偉如道：“此著甚好。我這曹旺是最得力知心腹的，他兒子、媳婦都要跟我到任上去的。如今且叫曹旺將他送到東莊上去暫住兩日。那裏卻無人攪擾，祇有他婆媳並一個小孩居住看守。待我起身的那日，著他兒媳同他從小船送到大船上來。如今斷不可與賤內知道，且到路上看景生情，再作道理。”龔監生道：“這算計是極妥當的了。”當時就叫過老家人來吩咐了許多哄騙他的話。他自己的一隻小坐船原在後門停泊，把被褥涼席安放停當。

此時雪姐正在龔娘子房裏沉沉睡熟，龔監生吩咐家中僕婦丫頭輕輕將他抱到船上，用被褥襯蓋好了。老家人慢慢的開船，搖往東莊去了。曹偉如亦再三作謝，正要託故往東莊上來，卻見家中一個小廝跑來，說奶奶立等說話。曹偉如不敢停留，祇得作辭回家去了。

且說這雪姐一來是嬌花嫩蕊，二來是受怕耽驚，又兼昨日一夜未曾安睡，今朝被孫氏強灌了那幾鍾酒，以致醉得人事不知。原來這東莊相去不過三四里水路，不及一時，這船早搖到東莊門口。看雪姐時正昏睡不醒，那老人家先上來，與他老婆兒、媳婦備細說明白了，祇怕主兒今晚還要到這裏來過夜，因叫他婆媳兩個先到書房將鋪蓋整理停當，然後同到船上，仍將雪姐輕輕抬了進來。這裏面書房原是曹偉如往來居住的，每日打掃潔淨，床帳被褥件件現成，遂將雪姐安放睡下。老家人叫先泡一壺濃茶，待他醒來好喫。這老婆子笑對他媳婦說道：“可惜這樣一個花朵般的女兒，今夜怎了？”他媳婦道：“這也是他命犯所遭。”卻說雪姐一覺直睡到交二更時分才醒轉來，尚是頭旋目眩，睜眼看見房中點著燈火，自身睡在床上，一時又掙扎不起來。祇見一個有年紀的婦人在燈下補綴在，因問道：“這是那裏？我為何睡在此間？你是何人？”老婆子道：“姑娘且放心安睡，因你放在龔大娘子房裏不便，故送你到這裏來的。”當下他媳婦就送進一杯熱茶來，扶雪姐喫了。雪姐道：“我怎麼竟醉得如此昏沉？真真誤事不淺！”又問：“那孫媽媽在那裏？”老婆子隨口答應道：“他早已睡去了。”雪姐此時恍恍惚惚，如同做夢一般，心中還道是在龔家，卻又不見他家娘子並那丫頭、僕婦。問了幾次，他婆媳祇是含糊答應，祇推夜深了，請安睡，明日再說。勸他寬衣，祇是不肯，仍復和衣睡下。老婆子與他放下帳子，叫聲“安置”，同他媳婦拿了燈火出來，將門帶上去了。

雪姐此際雖然疑疑惑惑，卻看見都是些老實婦女相伴，並無男人形跡，心下少安。想道：我喫得幾杯酒怎麼就如此不省人事？難道又是喫醵頭的樣子？因思身上無事，又想他家是體面人家，諒無歹意。左思右想了一回，覺得頭目眩暈，身子十分疲乏，便朦朧的又睡去了。

直到次日早晨醒來，他媳婦早送進臉水，並一副齊整的梳妝放在桌上。雪姐慌忙起來，一面梳洗，就問：“孫媽媽為何不來？那個船累他等了一夜，煩你們領我去辭了大娘就好開船。”祇見那老婆子領了個小孩子，笑著進來道：“姑娘不必性急，那孫媽子同你娘有要緊的事，一時等你不醒，他們昨日就開船去了，說這裏是至親，與自己家裏一般，叫你暫住一日，明日他們就轉來接你回去。他們去時還說，若等不來，請姑娘在這裏住兩日，就叫我們這裏著人送你回家也是一般，叫你不要心焦。”雪姐聽說，喫一大驚，默了半晌道：“我並沒有甚麼娘同來，祇有個船家嫂子送我回家。路上順便搭了這個孫媽來，是船家的姨媽，說到這裏來望親戚，怎麼他們竟去了？豈不奇怪！我今朝一定要回家的，豈肯住在這裏？”那老婆子見雪姐的話語不對，知道是被人拐騙出來的，也就含糊答應道：“我說的是龔大娘，因姑娘睡著不好驚動，那孫媽有要緊事因先打發他走了，好留姑娘再住兩日。如今他們已是去了，這裏一時沒有人送你，且寬心住兩日。他們不來，我叫我老頭兒送你回家也可，且不要心焦。”雪姐道：“你家大娘娘怎麼也不見來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我家大娘娘這兩日要起身，忙得緊，沒功夫到這裏來，祇叫我們在這裏伺候，你不見他也罷。”雪姐又問道：“你方纔分明說甚麼‘同你娘有要緊事’這是怎麼說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我說的正是龔大娘，他有要緊事顧不得來。那孫媽也有要緊事，祇得先去了，並無別故。”這雪姐問來問去，總不得個明白。因看見祇有他婆媳兩個伺候，並無男人往來，想道：或者那孫媽子有要緊事，坐了他的船去了，轉來再到這裏送我回去也未可知。思想了一回，他媳婦又送進茶點心來，少刻又是早飯，收拾得甚是清潔。

喫過了飯，老婆子領他四處觀玩，見房屋甚是幽雅，也有花園亭榭、曲徑迴廊，花木陰森，假山重疊，卻並無人居住，心下展轉狐疑：莫非這是他家別院？或者他大娘子懶得接待，或因房內不便，故送我到這裏來暫住，也是好意，不然為何如此十分好待？祇是他家既有甚要事，何不即叫人送我回家，豈不兩便？如今我已在外三日，父親在家不知如何懸望？我乾娘又不知死活如何？想到此處，不由的心中發急，眼中落淚。他婆媳兩個祇是好言勸慰。

不覺一住三日，此時雪姐已將拜壽遭風情由頭說出。他婆媳暗地啞舌，與他叫苦，方知是被人拐騙來的，一發不敢吐露實情，祇是含糊到底。這一日，雪姐一早起來，問他婆媳道：“那船既不來，你大娘又有事，你原說叫你老人家送我回去，如何祇管捱著？我住在這裏如坐針氈，一刻也是難過。今日一定要煩你老人家送我回去的。”說話間，祇見一個老頭兒進來道：“恭喜姑娘！今日叫我媳婦送你上大船上起身了。”雪姐祇道是送他回家，又聽說叫他媳婦送去，心中甚喜。

原來這媳婦是曹旺的兒子曹義的老婆，是要同他漢子跟隨主人上任去的，行李物件早已收拾搬上船了。看見他阿公來接，隨請雪姐一同下船。雪姐辭了老婆子，又託他上覆龔大娘子，不及當面拜辭道謝，老婆子笑著答應了。他媳婦領了他兒子保兒，扶雪姐一同出門來，下了一隻小船。老頭兒把船搖出港汊到了大河，約有十餘里光景，到了個大船邊停住。老頭兒叫他媳婦道：“你扶姑娘上了大船好走，這小船不大穩當。”說話時，那大船裏也走出兩個婦人來，一同攙扶著雪姐上了大船。到得船內，見有兩三個婦人、丫鬟在內，還有兩個五六歲的小孩子。雪姐對他媳婦道：“送我回去何必要坐這樣的大船？”那些婦女也都是老家人被先請會的，見雪姐上船

來，都道：“果然好一位姑娘。”因說：“我們這船還有事情要往別處轉一轉，才得送你回家哩！”雪姐道：“呵呀！我是要立刻回家的，你們要往那裏去？如何隨得你們？”媳婦們道：“不遠，總是順路，請姑娘放心！不過是一兩日就好到家了。”雪姐再問時，總是含糊答應，一面送茶來喫了，就端出早飯來讓雪姐在官艙自用。喫飯之間，船上鳴金開船，雪姐此時滿腹疑心，卻是身不由主。

原來這曹二府自買了雪姐，巴不得就要到東莊上來取樂一番。不料這尤氏知道他有娶妾之意，防范甚嚴，那裏肯放他在外邊歇宿？又兼兩三日內就要起程赴任，親友送行餞別，忙不開交，因此倒保全了雪姐無事。這日起程共有數號坐船，好不熱鬧！碼頭上諸親友送行祖餞的，紛紛不一，把曹二府灌得大醉，才放開船。這家人媳婦的船直在後面尾著官船同走，雪姐毫不知覺。這曹二府的意中，原欲於路覷尤氏喜歡的時節，取便把這件事說知，求他應允。不料尤氏如今要裝出做夫人的身段來，一發厲顏厲色，呼大喝小。曹偉如那裏還敢開口？

這雪姐在船上被這班丫頭、媳婦窩盤住了，也有推說風水不便的，也有說船大難行的，七張八嘴，祇是奉承雪姐。雪姐亦無可如何。幸喜船上有了雪姐，這些家人小廝一個不許上船，都是些婦女作伴。雪姐昏昏悶悶不覺過了幾日，每日祇聽鳴金開船，此時已疑到有幾分不尷尬，欲待變臉發作，又想在這船中有何益處？且見他們個個殷勤伺候，及再四盤問，無非說不過遲早些總要送姑娘回家的話。雪姐真是無可奈何，似此早捱過了十來日。

這日卻到了臺莊地方，便要棄船登陸。僱齊車輛轎馬，各船上就要搬動行李。雪姐的船去官船不過一箭之遙，看見有人下船搬動物件，且見這些婦女們丟眉擠眼，雪姐十分忍耐不過，道：“你們這些人到底是甚麼緣故哄騙我到這裏來？說明白了，送我回去便罷，不然就同你們拼命也說不得了！”那些婦女都不敢作聲，又恐雪姐吵嚷起來被官船上知道，甚是著急；又想到了這裏要起船坐車，那裏再支吾得去？那曹義媳婦道：“姑娘且不必焦躁，待我們到晚來慢慢說與你聽。”雪姐發急道：“有話便快些說來，何用到晚！”正是：

人情變幻真難測，禍福須臾那得知？

竟不知這媳婦說出甚麼話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一回書最難做的題目。何也？雪姐一個讀書識字聰明女郎，非蠢夯者可比，自坐江七之船一直騙到臺莊，已有十餘天之久，安得不露破綻？若出俗手，必定使曹偉如竟去東莊弄破，不但無此直率之文，而後又安能生出許多奇異境界快人心目耶？故作者握管時便拿定一個“送你回家”四字，又並不令一男子打攪，所以雪姐雖疑，卻疑不到這個地步。直至臺莊，已騙到水窮山盡，然後纔說真情，替雪姐想來，卻似做了一場大夢。看篇中敘諸婦女對答之話，半真半假，不即不離，若近若遠，真是絕妙文章，非細心人不能著想。我說鏡湖亦一神騙非耶？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